

# 終身難忘的情誼

■ 文 · 曾重郎 (第一屆校友, 本文原刊載於 1987.2.28 人民日報, 黃祖蔭老師提供資料, 洪竹鶴整理)

去年(1986年), 旅居巴西的新竹中學校友羅美鳳先生來武漢參觀旅遊, 我以湖北省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和老校友的身份設宴招待了他。鄉親和校友相聚, 話題自然集中於故鄉風物的變遷。當談及台灣「2.28」事件的始末、我和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之間的一段生死交情時, 羅美鳳校友對每個細節都很知情, 這使我很驚訝, 詢問其原因, 原來羅美鳳校友與辛志平校長有過一段交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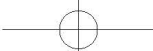
台灣光復以後, 我被推選為台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總負責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廳則委派廣東省籍的辛志平先生來擔任新竹中學校長。他來到新竹中學後, 不僅對校內教育很認真, 連對學生聯盟召開的演講會也積極參加。他給我的印象是夫子風度, 舉止近乎呆板, 是一位典型的教育家。

在一次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的大會上, 各校代表紛紛登台發言抨擊國民黨派來的接收官員腐敗無能, 看到大家的激憤情緒, 我在大會上發了言, 贊同大家對貪官污吏的抨擊和對國民黨的失望, 但強調我們貧窮落後的祖國需要我們去改造和建設, 我把祖國比作母親, 說我們好比是被遺棄多年的孤兒, 突然回到母親的身邊, 發現自己的母親是一個缺胳膊缺腿的殘疾, 我說我們的母親雖然是個殘廢, 但畢竟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不能因此而嫌棄她。我的發言博得眾多掌聲。辛志平校長聽了我的發言後立即步上講台作了補充。他說, 我們的母親並不是殘廢, 我們的



祖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偉大祖國, 需要我們的智慧和力量去建設。他的這番話給予我很大的震動和啟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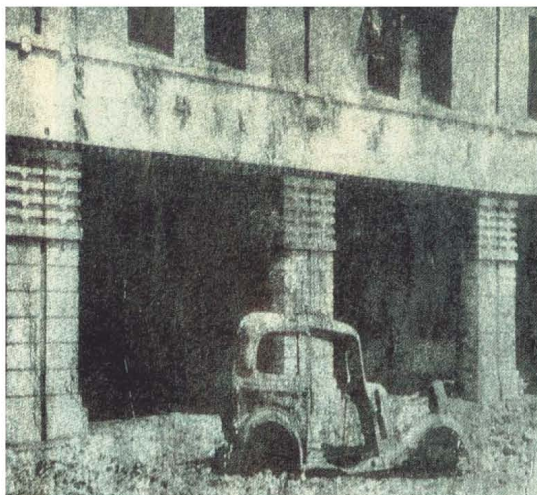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 我們青年學生也積極參加了清算貪官污吏的行列。參加暴動的民眾, 掃蕩貪官污吏的住宅區(原日本殖民官員住宅區), 把清算出來的整箱鈔票和衣物當眾焚燒, 群情激憤, 場面壯觀。我們新竹中學的幾位同學來到辛志平校長的宿舍, 看到他臉色蒼白, 獨人呆坐在那裏。我告訴他, 我們是清算貪官污吏, 你是教育家不必害怕, 我們學生可以保護你。他知悉我們的來意, 頓時感到放心, 隨即叫躲在天棚上面



的夫人和七歲的兒子下來。當時他的夫人在新竹女中執教。就在我們和辛志平校長談話的工夫，突然槍聲大作，我們都迅速趴在宿舍院內的牆腳下。槍聲過後，從門縫往外看，看到一輛載著國民黨憲兵隊的卡車疾駛而過，就是這輛車上的憲兵隊員用機槍掃射暴動的民眾，釀成了新竹市的第一筆血債。這樣一來，暴動的民眾更加激怒了。因辛志平校長是大陸籍人，激怒的民眾很難分清誰是貪官污吏誰是無辜的教育家。因此，我和幾位同學商量，決定把辛志平校長一家三人轉移至位於新竹中學校園內的學生寮（即學生宿舍）由學生保護。

「2.28」暴動後，台灣各界人士組成了「2.28」事件善後處理委員會，協商草擬與國民黨談判的條件。我以學生代表身份參加委員會為委員。

不料，三月八日風雲突變，國民黨自大陸調來軍隊鎮壓台灣人民的「2.28」起義。但我還蒙在鼓裏，對形勢的變化毫無準備。辛志平校長顧及我的安全囑我到他家躲藏。大屠殺過後，我仍被通緝，因此在辛校長幫助下，扮成小商販，借著新竹中學復課的那一天清晨離開了新竹。訓導處鄭主任親自把我送至車站，南來北上的火車進站，許多來



● 二二八事變時，台灣省專賣局被民眾倒毀後的殘留遺跡

上學的校友從列車尾部的車廂下車，我則踏上靠近車頭的車廂，當火車徐徐開動時我目送著鄭主任和同學的背影離開了故鄉。

待形勢重新趨於穩定，辛志平校長特地派鄭主任來台北叫我回校讀書，鄭主任為找到我二哥家連腳都磨起了泡，實在令我感動。在他的催促下，我自台北回到新竹中學繼續我的學業。當我出現在班上時，同學們都用驚奇的目光望著我。

但好景不長，國民黨駐新竹市的憲兵隊即傳訊扣押我，辛校長出面力保，憲兵隊把我釋放了。後來，為了探尋我尚未完全認識的地大物博的祖國，我來到北京清華大學學習。

